

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卷上，第十一頁第二面第六行看起：

【下至蜎飛蠕動。微細昆蟲。】

「蜎音淵。是飛行之蟲。蠕音軟。是小蟲。有識性能動之者。昆音𧈧。是蟲之總名。乃至眼可見者。名曰微細。蟲類雖多。此三收盡。然而俱稟色心。同一覺源。所以欣生怖死。痛癢苦樂。與人無異。既同覺源。即是未來諸佛。俱稟色心。彼我無別。害彼還成自害也。」到這裡是一段。

昨天我們也講過，講過微細昆蟲這一類的，這些小蟲我們殺害，這個還是有罪過的。飛行的、爬行的，還有水裡面游的，這些都包括在裡面。水裡面也有小蟲，還有飛行的這些，像蝴蝶、蜜蜂、蚊子、蒼蠅，這些飛行類的，包括爬行的小蟲，凡是有情識，能夠動的，這三方面都全部包括盡了。不管是什麼樣的昆蟲，牠「俱稟色心」，色就是物質，牠有一個體積在，雖然牠很小，但是牠還是有一個體積在。心就是牠有識性，牠還是有感覺的。「同一覺源」，跟我們人同一個覺源，覺性根源跟人是一樣的。實在講就是大經上常講的，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。其實心、佛、眾生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差別，現在差別是在相狀不一樣，那個心都一樣，同一個覺源，都一樣，但是這個相我們看就有千差萬別。為什麼這些相有這麼大的差別？我們大家如果念過《十善業道經》，應該也知道一個大概。《十善業道經》在前面的經文就告訴我們，大海裡面的這些生物，為什麼形色、種類都不一樣？佛一句話很簡單就給我們說明，因為眾生「心想異故，造業亦異」。所以他得到的身體形狀也就

不一樣，造善業的他的相就好、就殊勝，造惡業的他的相就不好。所以這一段我們如果看《十善業道經》這段經文來對照，我們就會很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形狀不一樣，心都是一樣的，這個也是只有佛他才能把這個事實真相徹底來告訴我們，讓我們明白知道這樁事實。這樁事實知道之後，當然我們就不會再任意去殺害這些小動物。不但我們佛門，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昆蟲草木猶不可傷」，昆蟲就是這裡講的微細動物。道家也講到草木都不可以故意去傷害，跟《楞嚴經》講的「清淨比丘不踏生草」是同樣的道理。戒殺，實在講，它的範圍也非常廣泛，也非常的細。既然同一覺源，所以「欣生怖死，痛癢苦樂，與人無異」。同一個覺性，同一個根源，跟人一樣，所以欣生怖死，這是人之常情，我們人都是會貪生怕死，欣生怖死就是貪生怕死。痛癢苦樂，與人無異，跟我們人沒有兩樣，雖然形狀不一樣，但是這些感覺跟人是一樣的。所以連一隻螞蟻牠都愛惜牠的生命，牠也不希望人去殺害牠，人要殺害牠，牠也會躲避，跟人是一樣的。

下面講，「既同覺源，即是未來諸佛」。跟我們人一樣，同一個覺性、一個根源，這個就是講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佛是什麼？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這個心既然大家都是一樣，都有這個心，那本來就是佛。所以，講未來諸佛是就現前迷悟來講，我們現在迷了就叫眾生，悟了叫佛，覺悟叫佛，我們現在迷惑叫眾生。其實佛跟眾生有沒有差別，他的本性有沒有差別？沒有差別，他的本性沒有差別。現在在形相上有迷悟的差別，迷了就叫眾生，悟了就叫佛。其實眾生跟佛是一樣，都有心的，就是你這個心是覺悟還是迷惑，差別在這裡。但是這個心，它本質都是一樣。古大德常常用金子做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拿金來

形容比喻我們的心性。整個宇宙是我們心性變現出來的，我們自己現在這個身體也是我們自心變現的。我們這個自心就把它比喻作金，器就是它的本質都是金子，但是金子它可以打造很多不同形狀的器具。

我們到銀樓，賣金子、首飾的商店去看，我們就可以體會到古人舉出這個比喻，可以從我們能夠理解的方面得到一個概念，有個概念，知道佛講的這樁事情，我們有個概念。你看在銀樓商店裡面，這邊我是比較沒有看到，香港是最多的，香港賣金子、首飾的銀樓，就是我們認識的同修當中也有開銀樓的，我有去參觀過。現在金子也有打觀音菩薩、打佛像，很莊嚴，放在櫃子裡面很莊嚴。打各種首飾，戒指、手環、項鍊，就是一類；現在還有打動物的，有些人打動物的。一般有人祝壽，就打一個南極仙翁、福祿壽這些。什麼形狀都有，都可以打，你只要現在告訴他打什麼形狀，他都可以打。我們看到這些，想到古大德他的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就是拿這個來比喻。因為講心性我們一般凡夫體會不到，先拿這個來做比喻，讓我們從這個比喻當中去領會。金子的本質是一樣的，譬如說你拿一個一兩的金子，也可以去打造一尊佛菩薩，也可以打造其他的。

去年我生日，台北有個同修送我一個金子，他金子打造什麼？就像古時候那個元寶，他就送我那個，給我祝壽。他一番好意，我就把它收下來。收下來我想我生日，我聽我母親講生我是最辛苦的，我生出來是最不好帶的，毛病最多的，我弟弟都沒有什麼毛病，我弟弟身體比我好，我毛病最多。我想一想，我母親現在也過世，不在了，後來我就請同修拿這塊元寶去幫我打一尊地藏菩薩，再去把它鎔化，再去打造一尊地藏菩薩，帶到澳洲去，紀念我母親。所以我們從這個金子，你看分量它一樣，譬如說他當時拿給我是一塊

元寶，現在我把它變成地藏菩薩。它的質跟量是一樣，重量一樣，它的質也是一樣，但是形狀不一樣，元寶現在變成一尊地藏菩薩，很莊嚴。佛就告訴我們，我們現在就像這樣，我們的自性就像那個金子，每個人的分量、質量都一樣，但是你打造的不一樣，覺悟的人他明白，他成佛了，有個佛相。我們念讚佛偈，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，佛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他造這個。如果愚痴，沒有智慧，迷得愈深，造的就愈差、愈不好。你看小的螞蟻、蚊蟲，還有很微細的昆蟲，很小很小，但是牠的本性跟佛還是一樣的，還是平等的。明白的人知道平等，不明白的人他覺得不平等，他怎麼看都不平等，差別在這個地方。

現在大家聽老和尚講《還源觀》、《華嚴經》這些，我們有一個概念。以前我們看到這些經典講的，真的是好像天方夜譚一樣，我們也實在是體會不到。現在老和尚也借用一些現代科技，這個我們現在就比較容易理解。像現在老和尚講全息相片，這個相片我是還沒有去看過。但是老和尚他頭腦滿先進的，以前在台灣法師還沒有錄像講經，他就開始。老和尚他也喜歡玩機器，他滿喜歡玩這些的，所以他對這些科技類的產品也很有興趣，也想去了解。利用這些來做一個補充說明，對現代人來講，對於佛經所講的，他比較容易體會、容易理解。像這個全息相片我是還沒有去照過這個相，不過現在問專業的應該都知道，他說照一張照片出來，把它撕成一百份，每一個小塊再給它放出來，它還是跟原來一樣完整。你給它分得再細，它放出來還是完整的。這個也給我們知道，大小不二、一多不二這個道理。事實真相，佛經上給我們講事實就是這樣，我們現在宇宙本來就是這樣，一真法界本來就是這樣。我們現在看的不是這樣，那是我們迷了，變成十法界。本來沒有障礙，現在變成重重的障礙；本來是事事無礙，現在變成事事都有礙，都有一層障礙

、一個界限，這些都是從分別執著來的。我們看到這些螞蟻、昆蟲，牠怎麼變得這麼小？其實牠變小了，牠的心性有沒有縮小？沒有，牠心性沒有縮小。成佛了，佛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那個身大得不得了，心性有沒有放大？他也沒有放大。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小動物，明白這些道理，對大經的道理我們愈多一分的明白，對於佛給我們講戒律方面的，我們就會更容易接受。

有識心、有感覺，當然就能夠去溝通，不過這個溝通也是要有修行功夫道力，譬如說現在老和尚他可以跟螞蟻溝通，這是他現在的境界。上次我跟大家報告，二十四年前老和尚的境界跟我現在想的差不多，因為當時我剃度那一年老和尚五十八歲，我今年五十八歲，他大我二十四歲，我剃度那一年他的境界是在這個上面。在這個上面當時也是依照戒律來講，開遮持犯，戒律上有什麼地方需要開緣。但是現在他二十四年之後，當然他的境界也有提升太多，所以現在他對這些螞蟻、昆蟲，他能夠跟牠溝通。溝通就是有感應，這個感就是說你功夫愈深、愈清淨，你的感應就愈明顯。所以跟這些小動物能夠溝通就是有相當的功夫。我們沒有這個功夫也不要打腫臉充胖子，明明給蚊子叮了就會痛，說我不痛，不要這樣，我覺得這樣也是很虛偽，為了面子，好像要跟老和尚境界一樣，我覺得這個也沒必要。我們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我們就坦白一點。像現在牠叮到我，我很痛，我不會說不痛。現在老和尚說蚊子叮到，他可以溝通，叫牠的毒汁不要放出來，這樣叮了就不痛。我想這個是境界的問題，每個人修行他層次的問題。我們現在是在什麼樣的一個程度，我們就是這個程度，你不要為了面子，沒有到這個程度說我們到這個程度，這個也不需要。我們還是要比較實際一點，就我們現在凡夫的地位，自己用功來修、來提升。

我們明白這些道理，當然我們就不能去殺害。因為這個殺是我

們眾生無始劫以來的習氣，每一個人人都犯過，只是每一個人殺生這種習氣輕重不一樣，有的人比較嚴重，有的人比較沒有那麼嚴重，有的人他很輕微，就是這一條業各人輕重不一樣。就以我們家幾個兄弟來講，我跟我二哥算是吃肉殺生比較重一點，因為我二哥以前還去釣魚，還有以前他跟人家去毒魚，拿藥從河流上游放下來，下面那些魚都死光了，以前小時候都是幹這些殺生的事情，還有去炸魚，釣魚、炸魚。後來學佛，我大哥他是最早吃素，他介紹我學佛，他最早吃素。他不抽煙、不喝酒，他又吃素，但是他有一個習氣，是他最嚴重的習氣。殺生吃肉這個習氣他很輕，他最早吃素，他就是一個菜這樣煮一煮他也可以吃，隨便他就能過一餐，人家說吃素好他就吃了。他也不抽煙、也不喝酒，吃喝嫖他沒有，但是第四個他有，賭，他賭性堅強，從小喜歡賭。後來我說，你都學佛了你還賭什麼錢？我說你十賭九輸，賭十次輸九次。他說我輸錢也是布施，他跟我講這個歪道理，我是布施。我說這個跟布施不一樣，人家布施是沒條件給人家的，你賭你還有貪心。我說你還有貪心，你還想贏人家的錢，你這個是貪心，他說是布施。

我三哥他吃素也比較早，我弟弟他也吃素很早。我弟弟他在做模板業，就是在建築給人家釘模板，他是自己以前有買一些模板，然後包給人家去做。在建築業來講，是吃喝嫖賭的，世間人就說你沒有去應酬，去喝酒、去吃肉，大吃大喝，就沒生意做。我弟弟他也不會抽煙，也不會喝酒，又吃素，他就跟我講，他說人家說沒有去應酬喝酒就拿不到工作，我工作人家都找我，都做不完，我還推掉好幾家。他在他們這些人的眼中也是一個異類，很奇怪，怎麼跟一般人不一樣，人家都要喝酒才有工作做，你怎麼不喝都做不完？他吃素也早。我吃素就是出家那天開始吃的，剃頭那天，因為基金會都煮素的，沒葷的可以吃。出家前一天我還去吃肉，從小跟我父

親兩個人吃肉的習氣，特別喜歡吃海鮮，吃得可多了。所以我的殺業跟我的兄弟比較起來就重。我二哥他是喜歡喝酒。他不曾賭錢，他喜歡每天帶那個瓶子喝酒，喝得每次鬧事情，然後喝得醉醺醺的去躺在警察局，警察就打電話到我家。我說拜託，你們今天把他綁起來，把他關一個晚上，我們今天才好睡覺。警察說我不要，你們帶回去。跟我弟弟兩個人就去，沒辦法，去警察局把他扛回來，扛回來他就是亂，整個晚上都不能睡覺。他沒有喝酒的時候他是一個人，他都不講話，一句話也沒有，酒喝下去，酒後吐真言，什麼話都講，幾十年前的事情他都會記得，好像錄音機一樣，很清楚的講出來。他的殺業也是一般。我想我自己還是吃肉殺生習氣比較偏重，所以我身體特別不好。後來學佛，知道這些因果。

我們出家也是一種幫助的增上緣，我們這個形象，這個生活方式，可以避免一些去造業的因緣。譬如說我今天如果沒有出家，可能到今天還在吃肉、還在抽煙。我抽煙的記錄是十年。當兵的時候還沒有抽，當兵的時候部隊發兩條香煙，我還可以賣人，我們班上有的兩條不夠抽，我還賣給他。我二十四歲退伍，在社會上工作開始抽，抽到三十四歲出家那一年，整整抽了十年。所以我沒有出家可能這兩項戒不掉，吃肉跟抽煙都戒不掉。出家之後你就沒有機會去接觸這些，所以出家它有一些戒律上的規範也是在保護我們。我們一般對戒律不了解，戒律怎麼要求這個、要求那個，好像給我們控制得死死的。所以以前大家聽到戒律就會敬而遠之，很喜歡聽經，但是聽到戒就頭痛，太不自在，這個也要限制，那個也要限制，覺得很不自在。

早年老和尚講經，戒律他有提一提，但是他也不是很強調，是到晚年，特別最近這幾年，他才特別強調。我們知道他現在強調戒律，也是他修行到相當一個程度，才知道這個重要。不然以前他去

親近章嘉大師，老和尚自己也講了好幾次，章嘉大師每次跟他講戒律很重要，戒律很重要！但是他也沒有那麼在意，他喜歡經教。如果老和尚當時他就很在意章嘉大師講的戒律，今天的境界就不只這樣，不知道證到什麼果位去了。最近他這些年，我聽老和尚講經已經三十九年，一路上來，從沒有道場聽到有道場，聽到現在，這一路上三十九年，大概老和尚的聽眾我應該算是最久的，有很多老同修現在都沒聽了，我現在還繼續在聽。這是我們的一個觀察，我去觀察老和尚這個境界他不斷提升，提升到，我覺得他現在是提升到，六即佛來講觀行即佛，他圓教的觀行力很強。如果要再提升，進入相似位，相似即佛，就是證果了，證得初信位菩薩就是證果，就位不退。根據我的觀察，這是代表我個人，不代表大家，代表我個人的看法，然後根據我看的這些經教，修學的層次，從跡象上來看，應該是這樣的地位、境界。當然他的本是什麼我們不知道，可能他是地藏菩薩化身來的我們不知道。他的本是佛菩薩來的，示現的本跟跡，跡象上面，佛菩薩來化現的，本來他就已經成佛，但是來化現他也化現很多種身分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現在只能就跡象上來講。

老和尚現在他一直跟我們強調，以前老和尚沒有這麼強調。我記得我出家第二年到圖書館，他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後來我就請問一些戒律的問題，到圖書館只有問他老人家，就被他罵一頓：你要學戒律，好，現在誰懂戒律？我送你到美國跟妙蓮法師學。什麼戒律？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戒律。你要修戒，好，蓮池大師的《自知錄》。被罵了一頓，以後再也不敢問，不敢再提到戒的問題，被罵。但是現在不一樣，跟二十幾年前真的不一樣，現在問戒律，跟以前的講法都不一樣。他現在重視戒律，一方面也是幫助我們提升，一方面當然相對的也是他老人家自己境界要再更進一步，沒有戒



律他提升不上去。這個我是看什麼？我是看蕩益大師的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。蕩益大師講他去參禪，以前他們那個時代都會去參禪，他參到一個瓶頸他就是不能突破，就是有個障礙卡在那裡不能突破，他才想到疏忽掉戒行，後來他才去找這個東西。蕩益大師，你看他《占察善惡業報經疏》的註解，是他五十二歲寫的，寫了十四天。《彌陀經要解》是他四十九歲寫的，九天的時間。他這個註解後面有個跋文。他現在看到蕩益大師，古來祖師大德，他們想要提升、突破，沒有持戒不行。所以我在齋堂寫了百丈大師二十條叢林守則，「精進以持戒為第一」，百丈大師叢林守則。所以現在老和尚提倡戒，就是要大家一起提升，以前他沒有講這些。《弟子規》也是這幾年才講，也是這幾年的事情，頂多是六、七年前。早期沒有很特別強調，有提一提，他說這個很重要，但是沒有像現在這麼強調。早期老和尚講經的時候，五年學戒，他說五年學戒不是叫你看戒律，是聽老師的教誡，他也沒有強調戒律。這些年來他特別強調就是要提升，大家同步提升。

其實古來祖師大德，佛經都是跟你講戒定慧三學，這個次序是不能顛倒的。我們講《金剛經》，須菩提請問釋迦牟尼佛，他說《金剛經》是圓頓法，教你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六祖大師就是在《金剛經》開悟的，頓悟。須菩提請問佛，在《金剛經》上請問佛，他說，我們現在有佛在，給我們開示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人的根器也都很好，聽佛講《金剛經》可以悟入這個境界，他說後五百年，以後還有人對這個能夠理解嗎？能夠悟入嗎？我們現前這些人可以悟入，以後還會有人能悟入這個境界嗎？佛就跟他講，佛說你不要這麼講，就把他這句話塞住，你不可以這麼說。佛就講，後五百世，有持戒修福者，能生實相。說明後五百世，第五個五百年就是末法時期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，現在這個時候佛給須菩提講，你

也不能說就沒有人能悟入，那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夠持戒修福，他就能悟入。說難也不難，你只要持戒修福，這個根器也不是說很高，上上根，你只要持戒修福。所以在江味農老居士《金剛經講義》這個註解講得特別詳細，特別提到持戒修福。我們今天想要早一點成就，非從這個地方做，戒就是地基。

台北雙溪人家送我們一塊山地，我們現在建了兩個農舍。有一個加拿大回來的建築師，姓婁，他發心幫我們設計，設計一個大道場。他是叫我不要操心，不要管，他找錢，他負責蓋好送給我。我現在都在求佛菩薩說不要蓋，為什麼？他蓋好那麼大給我，我每天要找很多人去清潔，如果找不到人我要自己去打掃，太累了。如果有那個因緣那也是沒辦法，不過我現在是求佛菩薩最好不要蓋好，我現在有兩棟就好，我很輕鬆。他就跟我講，他說我們這個管路埋好，整個基礎打好，你上面要怎麼蓋就怎麼蓋，你要怎麼蓋都可以。只要我把基礎打好，該埋的管線埋好，該做的地方做好，整個基礎打好，上面你要怎麼設計要怎麼蓋都可以。我就想到，這個戒律它就是基礎，基礎打好，你上面要怎麼蓋，就是你要修什麼法門你都可以成就，都沒有問題。基礎沒有打好沒辦法，上面都動不得，就像現在實際禪寺在蓋房子，它基礎沒有先做好上面能蓋嗎？沒辦法動的。

所以我們修行，戒律就是基礎。我們大家要五年學戒，前面五年當中偏重在這個上面修學。前面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五年學戒，五年後才聽教參禪，這個以前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他們那個時代就有。但是我們現在人真的聽到戒律就害怕，因為覺得會被綁得死死的，動彈不得，很不自在，也就不發心去研究學習，不發心研究學習，想要得到快速的成就，那就達不到。所以我們現在所有修學的問題，為什麼現在修問題這麼多？其實這個問題在《占察經》給我

們講，我們戒根不清淨，戒根不清淨你要去用功就會出問題，就會著魔發狂，鬼神會來擾亂，冤親債主會找上門，他會來障礙你、會來擾亂你，修到最後會精神錯亂。在《占察經》講，你業障沒有懺除，戒根沒有清淨，不准修法門的。我們現在念佛法門有一個方便，就是說念佛可以同步，同步來念佛，一般像我們這樣念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打一個精進七就不行，你要打一個精進佛七，你戒根沒有清淨就會著魔。我們念佛法門算是最平穩的，跟其他法門比較起來算是最平穩，但是還是會出問題。過去台中蓮社李老師帶過一次，剛到台灣的時候帶過一次精進佛七，就有兩個人著魔，後來他就不敢再打精進佛七，就打一般的佛七，打一般佛七就沒有什麼問題。你要打精進佛七要有條件，你要戒根清淨，戒根清淨他有戒，他就可以得定，定可以幫助他開慧，因為一心不亂是定。

現在台灣有人修般舟三昧，我看他們修了好幾年，修的我看不出那種得到三昧的樣子。倒是在我去看病，看他也來看病，我身體不舒服，他身體也不舒服。有的人他打般舟三昧還跟人家借錢，欠人家一屁股債，這樣的法師也有。這叫得三昧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得三昧怎麼會做這些事情？我看他們也很用功，但是他們就是在戒律上不知道去用功。我上次也跟大家報告過，台灣有個同修，他念佛可以念三天二夜他不睡覺，再去工作精神很好，後來跳樓自殺了。這個居士我都認識，出問題我心裡也很明白，但是我們也不好講，因為講了你得罪人，他也未必會接受。他也不能接受，你又去得罪人，你又何苦？大家好來好去就好，我們也不便去說。所以我幾十年這樣看下來也看得不少，累積了一些經驗。像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剛開始很讚歎會集本，讀，後來他得不到名聞利養就罵老和尚，連我也罵下去，還發傳單。我說還真瞧得起我，我這個人還值得你這麼來罵。寄到澳洲去。這些我們都經歷過，也司空見慣，見怪

不怪。他也是《無量壽經》讀得很認真，但是當時我就發現問題，因為老和尚一讚歎，他就忘記他是誰。我看過被老和尚讚歎過的，還能夠維持下去的不多。所以讚歎人，實在講，你去罵一個人可能對他傷害還不是很大，你讚歎一個人，如果讚歎得不對，對他傷害是非常之大，這個事情我們也不能不明白。多少人，老和尚當初讚歎得太高了，後來都出現問題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還是在戒學上沒下功夫，像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十善業道》，沒有這些基礎，說明白就是沒有這些基礎。所以我大師兄要去打精進七，要了生死，老和尚他就很清楚跟我講，他說你師兄不用功就不出問題，一用功他馬上出問題。當初我也不太了解他這個話的意思，但是現在我經歷了這麼多年，也比較明白。這個問題就是缺乏基礎上的修學，你這個基礎沒有奠定好，你無法去蓋高樓大廈，蓋不起來，沒辦法。我們念佛法門，現在我們一般這樣的念佛是可以。所以你仔細去看，有的人他很精進去用功念佛，如果他的用心不對，他用功下來會有一些負面的作用出來。最明顯的作用就是傲慢增長，增上慢，那個就不是功夫，他縱然都不用睡覺、都不用吃，那也不是功夫。魔也都不用吃、不用睡，而且還有神通，那比魔還差得遠。所以看多了，人看多了就有經驗，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。我們現在修學就是這塊最缺，最缺乏也是我們現代學佛的人比較疏忽的。

另外，學戒都要有善知識指導，而且現在善知識你也不好找，說真的，老和尚講得也沒錯，現在懂得戒的人也不多。我也去親近過學戒律的，在台灣我也去，但是那些學戒律的讓我感覺就是怪怪的，他修什麼法門都怪怪的。為什麼修戒律他修得怪怪的？後來我就再去追查這個問題，原來戒律當中它還有基礎。戒律，戒定慧三學是基礎，從三皈五戒開始入佛門。後來我才恍然大悟，《觀無量

壽佛經》佛講的淨業三福，我把那個順序再排一下，戒是在第二福，三皈依就在第二福，三皈五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都在第二福，第二福它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礎上，第一福就是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這是戒律的基礎。沒有前面這個基礎，你戒也學不好，學得就怪怪的，我看到有些學戒律的，他是不近人情，怪怪的。我再看看弘一大師，這些祖師大德都不是這樣，跟他對一下好像不對，怎麼會學成這樣？你看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這些，我們先講淨宗大德，他們對戒律都是很重視，你看這個《要略》就是蓮池祖師寫的。蕩益大師也講，持戒的人如果你自己認為我戒律很清淨，瞧不起不持戒的，你就犯戒了。這個我們凡夫很容易犯。所以你自己持戒清淨，你對那個不持戒的還是要恭敬，你也不能瞧不起他。我們自己戒律持好是應該的，他沒有持好他現在時機還沒到，還不覺悟，有一天他也會覺悟，釘子碰多了他也會覺悟。所以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，也沒有什麼值得去瞧不起人的，這本來就是應該做的，是本分的事情，這些用心、心態都要調對。老和尚是用開保險箱那個號碼鎖做比喻，蕩益大師是用定盤星（指南針）定方向，定位要定得準，修學方向才不會錯誤。所以這個用心非常重要。

所以《無量壽經》為什麼三輩往生都要講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？你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就好了，發菩提心就不用講了。菩提心就是覺心，你這個心真正覺悟，就是你這個心用對了，你再一向專念就沒錯。現在有一向專念，但是沒發菩提心，方向不對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念佛人，你說他不用功，他比誰都用功，但是為什麼結果不是像經上講的那樣？問題就在沒有把這個發菩提心搞清楚，用心用得不对，你心態不對，你修下去就是不對。所以為什麼要親近善知識？他來提醒你，他給我們糾正，如果你對了，那就放你

走，你自己去走就不會錯；還沒有給你帶上路，一放出去馬上就錯了，馬上就誤入歧途。所以為什麼親近善知識這麼重要，就是在這裡。

這個文下面我們再把它念下去，「害彼還成自害」，這個我們也很容易理解。「此中不言人畜者。以舉其上下。而包括其中矣。」這個當中沒有講人跟畜生，因為講一個最上面跟最下面，「上至諸佛聖人、師僧父母」、「下至蜎飛蠕動、微細昆蟲」，這個當中人畜都包括了。「殺人犯不可悔罪。畜生雖云可悔。而償命之愆猶存。言可悔者。謂對三師或有德人發露懺悔。斷相續心。後不更作。若覆藏不發露。罪垢日夜增。後墮三惡道。言不可悔者。罪不可除滅。擯出眾。永不得出家受戒。下三戒。準此應知。」

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講殺人犯不可悔罪，殺了人在小乘戒不通懺悔。畜生是可以懺悔，但是償命之愆，業因果報還是存在的，因緣遇到一定要還命債，吃牠半斤還牠八兩。「言可悔者，謂對三師或有德人」，這個三師，我們在受戒有三師七證，戒師、羯磨師、教授師，或者對有學問道德的人發露懺悔。如果沒有，在佛前發露懺悔也可以。最重要是「斷相續心，後不更作」，以後不要再去犯這個錯誤。「若覆藏不發露，罪垢日夜增，後墮三惡道」，覆藏不發露就是你罪業藏起來，日夜它就一直增長，以後就會墮三惡道。所以印光祖師為什麼都勸我們要讀《了凡四訓》？印祖提出來這三樣東西就是代替戒律，包括第一福跟第二福都有。《了凡四訓》這個「改過之法」，如果我們真的要懺悔，《了凡四訓》這個「改過之法」不能不讀，不讀，我們只是念念這個懺悔偈，不懂得怎麼懺悔。發露懺悔就是把我們一些過失把它發露出來，就是要找出自己的過失，你才能改過。所以老和尚常講，什麼叫開悟？發現自己的過失就是開悟，把這個過失改過來叫修行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這個

「改過之法」，說「一日無過可改，則一日無步可進」，一天沒有過失可以改，今天這天就沒有進步。你一天沒有發現自己的過失，今天一天都沒有進步。他也舉出蘧伯玉，這都是儒家的聖賢，從二十歲改過改到四十九歲，他還覺得過去這四十九年過失太多，還沒有改，還繼續不斷改過。所以古人他改過、懺悔這樣用功。現代人他不讀聖賢書，不懂這些道理。實在講，現在講修行，怎麼修、修些什麼，我們自己都搞不懂，都不懂，不懂就沒有下手處，不知道從哪裡下手。下手就是要改過，改過就是從要求自己，去找出自己的毛病，一天改一個過失，一年下來很多過失都改過來。過失怎麼那麼多？就是小地方我們疏忽了，不注意。這個小地方發現我們就去改，這是真懺悔。我們也可以學習，像了凡他是用疏文，把自己的過失一條一條列出來，然後在佛前懺悔；像俞淨意公他也是寫疏文，他對佛前發露，然後發願要改過，這樣我們修行才有一個下手處。

我們這一生想要往生淨土，要成就，我們聽老和尚講，也要認真努力來學習。學習只能要求自己，不能要求別人，如果要求別人就錯了。只能要求自己，不能拿這個要求這個、要求那個，你本來煩惱就很多，現在不斷的去增加煩惱，你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。你自己修好了自然能去感化，還不能感化別人就說明自己沒修好，回頭再去要求自己。所以孔老夫子講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反過來要求自己，這樣問題才能解決。我們一般人都是要求別人會很嚴格，要求自己就很寬，如果我們把它調過來，把要求別人的心反過來要求自己，我們就成就了。我們現在看別人的過失很容易，看自己的過失處處沒有，我沒有錯，都是你錯，我們凡夫都是這樣。甚至人家給我們舉出來，我們還會講很多理由，不承認，這個就是不能改過。聖人他讚歎改過，不讚歎無過，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

」，既然不是一個聖賢，你說哪一個人沒有過失？都有，等覺菩薩都還有過失，我們凡夫怎麼可能沒有過失？但是有不要緊，我們要不斷的去改，不斷的改我們才會不斷的進步、不斷的提升，我們修學才会有心得。如果我們天天讀經，不知道從我們生活當中去改自己的毛病，你就沒有心得，沒有心得你修了你不會歡喜，你得不到法喜，經上講的那些功德、那些境界你感受不到，感受不到就會打一個問號，懷疑。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，第一個就是懷疑，你一定懷疑的，你說不懷疑，你把我打死我都不相信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是過來人，因為我就是這樣。

所以我自己也碰了很多釘子，現在的確，祖師大德、佛菩薩講的，我們現在再看看，我們就可以體會更深刻。我們一路上走過來都是跟隨老和尚，老和尚他什麼時候講什麼經、提倡什麼，我們就跟他學什麼。早期他還沒有提這個，如果我出家那年他就提《弟子規》，今天我可能不一樣。我出家那年他是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小乘戒我是有學到一些，真的很嚴格，沒有像我們現在這麼輕鬆。日常法師當時要求很嚴格，我們基金會晚上不留女眾，白天來上班，晚上統統回家，他要求很嚴格。所以我在基金會心很清淨，沒有這些是是非非，只有跟日常法師，面對他而已。當時他給你排的課你就照表操課，我們只要守住他的規矩就好。他不在，他回美國，我還是守住他的規矩，四點起床，四點半一定要做早課。他不在，我有一次想要偷懶，想想不行，如果我現在偷懶，睡到七、八點，然後他回來我就爬不起來怎麼辦？我當時就是他不在跟他在是一樣要求自己。

在日常法師那邊，那個時候我也跟老和尚抱怨，我被人家講的是是非非也很多。這個也是很正常，為什麼？到圖書館，我上次就跟大家講過，男女眾住在一起。日常法師說不行，分開就沒有這些



是非，就沒有了，大家混在一起，那可多了。第一個，老和尚就是被人家罵的，第二個就是輪到我，這個很自然。後來我寫一封信給老和尚，我說師父，當時我覺得圖書館成立五年，佛菩薩再送一個基金會，應該基金會是要做男眾道場，師父你又不來，就叫我一個人跟日常法師。我說那時候師父如果來基金會，我們男眾住在一起，老和尚要講經去圖書館講，講完再回到基金會，我們男眾住在基金會，女眾住華藏圖書館，這樣就不會有這些是非。老和尚要恆順韓館長，當然這些是非一定有，一直到現在還是。反正這些是是非非都會有，這個也是無可避免的，但是我現在也習慣了，司空見慣。

老和尚他是利用這個因緣來提升自己，做一個考驗，這個是沒有錯。像我在日常法師那邊覺得很清淨，覺得自己心滿清淨的，因為沒有遇到這些境界考驗。真的，那個清淨是我們遠離的一個清淨，你去接觸境界要修清淨心，這個難度就比較高。你接觸境界持的戒是大乘菩薩戒，大乘菩薩戒是在戒你的起心動念，在形相上就沒有小乘戒講得那麼嚴格，但是戒起心動念。戒這個身跟口比較好戒，身口你遠離就好了，你只要遵守這個規矩，不守規矩那當然不行，比較好戒。你在境界當中要去戒自己這個心，起心動念比較難，比較不容易，你這個要有相當的功夫。老和尚他是大乘經教圓教觀照的力量很大，他在經教上下很深的功夫，他這個方面得力，所以他能夠逐步，煩惱要起來了，可以馬上把它控制住。但是要修到老和尚這樣的，我看目前只有他老人家一個，他有辦法在境界上去修；還是會生煩惱，但是時間不是很長，馬上會被擺平。所以老和尚，當初我到圖書館，他真修忍辱，我也是被他這個修忍辱感動了。所有的法師講經講忍辱，什麼叫忍辱，我們現在這個算不了什麼，韓館長是常常指著鼻子罵，他在講台上講，下面指著鼻子就罵。她

一發起脾氣來那可不得了，把老和尚衣領拉著跳樓，有幾個法師受得了？還有我們道場圓通寺一個女眾，跟一個曾居士，年初拜千佛在那邊吵架，兩個都哭了，去告老和尚。老和尚就給曾居士頂禮：對不起，是我這個徒弟教得不好。真修忍辱。我本來脾氣很不好，但是看到老和尚這麼修，人家高僧大德都這麼忍了，我們這個算什麼？我是這樣被感動的，所以我現在也勉強在修忍辱。

所以修忍辱，如果在經教上沒有深入，觀照的力量提不起來，伏不住煩惱，我試過。老和尚他堅持一個原則，他三不管，他堅持這個原則，他就是要在經教上深入。我出家，實在講，我也跟本參法師一樣，我要學經教。在基金會有時間看看經、念念佛，很清淨。雖然嚴格，但是我覺得過得很舒服，人生最舒服的就是那一段。後來到圖書館，沒有人當家，出家眾愈來愈多，老和尚跟館長講，我不給妳當家，妳要去找誰找誰，妳叫我當我不幹。然後館長眼睛就看我這裡：好，那就你當。你說你不要，不要你就走路，你為了要親近老和尚，只好做當家。本來出家了，又有一個家更大。當家你要管錢、管人、管事，一肚子煩惱。老和尚他不管，包括剃度的，比較跟他有往來的、親近的，他知道這個叫悟什麼悟什麼。有的人他一剃，那個是誰？我說師父，你給人家剃了你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那個法號都是館長取的，我只負責做個儀式。剃完之後，他們家人來找麻煩，師父也不管；就是來找我，好像我收的一樣。所以我知道老和尚他怎麼功夫得力，就是這麼得力。

館長喜歡做佛事，他也有善巧方便，有一次叫他做三時繫念，老和尚上去做主法，唱得是荒腔走板，不搭調。館長說：師父，以後你就不要上了，你唱得夠難聽的。老和尚就是這樣，他就不用上了。我就是沒智慧，如果我剛開始上去亂唱一通，肯定不會叫我上去。有一次灑淨，老和尚就走錯邊，要順繞，他就故意繞錯邊。館

長說：走錯了，把師父拉回來，以後你不要灑了，灑淨方向也走得不對。他就不用灑了，後來都是我們要去灑。老和尚說統統給你們，老和尚他推得一乾二淨。所以老和尚功夫得力就是這麼得力，大家知道了嗎？所以你們要得力，三不管。我現在就沒有那麼好，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心不清淨。所以老和尚他得力，得力在三不管。

當時老和尚他只是想把經教學好。他對於整個出家眾的僧團覺得滿失望，覺得要找四個人修六和敬不好找，所以他也沒有發心要建道場，這些就沒有。所以他偏重在經教上的深入，一直到現在，他還是保持這個心態沒變，這是他個人的修學。像現在雖然有華嚴班，老和尚你看他也是很隨緣，你們喜歡學的，有志同道合來學，你能學多少看各人的根基。他講的是很清楚，講的是夠明白，只是我們學的人有沒有認真在學，有沒有真正去落實，在這個地方。第一個就是你有沒有聽明白，第二個階段就是說你做到了多少，就是你落實多少。譬如說，老和尚跟我們講，他現在都是比較抓住這個心。譬如說，你遇到順境不要貪戀，遇到逆境不要瞋恚，就是叫你修平等心，我們現在有沒有這樣修？這個時時刻刻我們要提起觀照，就是這麼觀照，我現在這個心，我喜歡這個人是不是就起了貪戀心？我不喜歡這個人，我就很討厭他。現在我也是開始在做這個功夫，把這個幅度把它，本來差距這麼大，這個喜歡，這個不喜歡，現在很喜歡的跟不喜歡的把它拉到這樣，這樣就叫什麼？平等。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就是這麼修的，不是念的。大家現在只會念，不會修。就是這樣，要拉，就對了。現在看到討厭的，你很討厭那個人，聽到他的名字就恨不得把他吃下去；喜歡一個人，貪戀。這樣怎麼行？這樣一定墮三惡道，我沒有騙你。我不是修得怎麼好，我是釘子碰多了，碰得頭破血流，碰到現在是一無所成，所以有這些經驗。

老和尚他講的方法都很具體，也很多，現在有幾個人這樣修？老和尚說，我們看到一個不如意的事情，我們就用一句阿彌陀佛去把它擺平。我們擺得平嗎？我們現在不要說擺平擺不平，我們現在說有沒有這樣去修？這樣去修就是你要時時刻刻提起來，提起這句話。然後境界來了，我們提得起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怕我們覺悟太慢。老和尚他是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他對我們交代得也非常清楚，現在能夠吸收多少，這個佛菩薩都沒辦法，因為各人的根器不一樣，各人得度的時節因緣不一樣。我們如果希望在這一生有所成就，對他老人家講的這些話就不能當耳邊風。當耳邊風就是什麼？從這邊聽進去，這邊出去，不留痕跡。沒有這樣去修，我們這一生是結緣，這一生去不了西方。他老人家也講得很清楚，這個因果要自負，自己要負責。這個不能再怪他老人家，他講的是夠清楚、夠明白。

我現在之所以跟大家說明這些，是讓大家知道，因為我出家以來跟老和尚，他這邊是學大乘菩薩戒，起心動念，比較難。而且在大乘戒你要修六度，六度就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這個忍辱必定要修。小乘戒它戒身口。一般像現在講，老和尚他現在也發現這個問題。大家有沒有注意聽老和尚講經？所以我們大家聽經也要用心去聽。你看我好像聽經有時候要忙一些事情，但是有一些重點性的我都會留意。最近這些年老和尚他常常講，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。好像昨天、前天都還在講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進去。說明什麼？我們一般人的根器，你沒有先透過修小乘這個階段，修到一個程度再進入大乘，佛不承認。為什麼？你沒有那個基礎，沒有小乘的基礎要學大乘很難。我們看老和尚好像他沒有經過小乘，其實他的基礎比我們深廣。第一個就是他這個年紀，小時候就讀過私塾，儒家的教育他就有接受，小時候接受的是根深蒂固，先入

為主。這個基礎他有，他也不是沒有，我們只是看他後半段，他是修大乘，他以前小時候修的沒看到。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沒有，我們以前上課哪有教這些？沒有。我記得上小學，課本都是小狗叫、小貓跳，青菜很好吃，教這些，好像做人的道理都完全不教，所以在學校同學常常打架。我們沒有這個基礎。所以現在老和尚講，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現在一直強調。現在他一直提出來，表示重視這個事情，以前沒這麼重視，現在很重視。為什麼現在很重視？他現在發現修學這麼久不能成就的問題出在哪裡，就出在沒有小乘的基礎。沒有讀小學、中學，一下子去讀大學，怎麼念都念不來，就是這個問題。所以他老人家現在特別強調。

所以現在，因為我有跟日常法師學過一年多，知道小乘的戒律，我們如果功夫還不得力，持小乘戒律會避免一些是非、障礙。你如果觀照功夫得力，再去修大乘，再去境界上歷練，那就沒有問題。如果你這個觀照功夫提不起來，講是很好聽，歷事鍊心，你去歷看看，不要騙人。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去受戒，我有個戒兄他說去托鉢，托鉢佛有規定，哪些地方不能去托，像賭場、喝酒的、妓女戶，那個不能去托，我那個戒兄說我修平等心。我說你功夫很好，我不如你。阿難尊者就是這麼出問題的。本來托鉢都要最少兩個人，佛規定要兩個人，而且風化場所的區域不可以去。那天阿難脫隊了，剩下他一個人，他就要學文殊菩薩，學菩薩沒有分別，平等，然後到妓女戶去，遇到他前五百世的妻子摩登伽女。他證得初果都還不行，都還被她的咒術迷惑。所以一部《楞嚴經》因緣就是這麼發起的，後來佛才用楞嚴咒叫文殊去給他解圍，才講了一部《楞嚴》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都有記載。阿難他都證得初果，都還會遭遇到這個磨難，我們現在大凡夫一個，講大話是不實在。講那些大話是好聽，實際上我們做不到。

但是如果你的確大乘圓教的觀照力量強，他的確是可以伏得住煩惱，要伏得住煩惱也是要相當長一段時期。我看老和尚他伏煩惱也是一個層次一個層次，他示現給我們看不是像六祖那樣一下子頓悟的，是漸次的。我看老和尚給韓館長這樣罵，心裡還是會難過，看他表情還是很難過，不是說若無其事，還是會難過。是不是表演的，我就不知道，我是看表情，心裡可能他如如不動我就不懂，我是凡夫，但是表情還是會難過。老和尚講經他也說會難過幾天，以前難過大概五天。以前我在圖書館大概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。這個都是如是我聞的，不是聽說的，如是我聞。現在大家不知道那些歷史，這個也不好講，對外面也不好講，因為講這個也不好。但是你說修忍辱，如果沒有親身去看，你體會不到老和尚他怎麼修忍辱的，有的嚇得都不敢去學，都不敢去出家。這個修學經驗談是提供給大家分享。我們現在要學戒律，也是要有第一福的基礎。

所以老和尚現在要求我們這四個根，的確現在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根。過去我也是存著一種什麼心態？念佛可以帶業往生，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，我造惡業還沒有造那麼重，起碼也是下品中生，都是存著這樣的一個心態。所以對基礎上的修學就不會太在意，雖然知道這個很重要，但是不會很認真。所以那天我剛來，四月二十五號那天，在華嚴講堂吃晚餐，也是剛好一些華嚴班的出家眾，我一個人坐在那裡，請他們一起來吃飯，當初我就跟他們建議說，蕩益大師的遺教三經我們要讀，出家人一定要讀。我就跟他們建議說，以後你們有因緣的話，自己要組一個僧團，依眾靠眾，這樣修行大家才會進步。如果有這個因緣，沒有這個因緣當然沒辦法。如果有這個因緣，大家組一個僧團，像佛陀時代一樣的僧團，你依照佛這些規定、這些制度來修絕對不會錯。縱然你修得再不好，你也不會墮落，只是你的功夫淺深而已。你不守這個規定，那是大起大落

。你能夠突破這些境界，你進步也會很快；但是你不能突破，你掉下去也會掉得很慘，這是大起大落。如果照小乘戒來修，你會很平穩的，很平穩的一直提升。正規來講一定要這樣修。大起大落那是很稀有的一、二個再來人，過去生他都修得很好，這一生來他已經前面那個階段修過了，他這一生來接著修這個階段當然可以。我們要衡量我們過去生到今生，我們現在程度是什麼程度，我們自己就明白，我現在應該從哪裡修起。各人不一樣，不要看別人，自己要學別人，那個不行，還是要按部就班，這樣比較實在。

今天也跟大家多談了一些話，也是希望把我這些失敗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做個借鏡。道場經歷這麼多，道場它是幫助人家成就道業的。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將來如果有因緣，你們可以自己組一個僧團，然後再去實行托鉢。蓮池大師那時候也有托鉢，後面《沙彌律儀》也有托鉢的那一條，這個制度到現在南洋都還有。我們出家人，如果你能真正做一個出家人，不需要大廟，大家住茅蓬，幾個志同道合的，大家可以住茅蓬，當中有一個念佛共修的地方。你一個區這樣修，就很平穩的可以提升，也比較符合我們出家人應該過的生活方式。現在出家人實在講，只是剃了頭換了衣服，但實際上我們生活方式跟在家人沒有什麼太大差別，可能過的日子比在家人還舒服，你去看看那些大廟，過的比在家人還舒服，那不是真正出家。真正出家就像佛講的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。現在叫我們住樹下，可能我們受不了。老和尚前二、三年他就說要買蒙古包，然後送到澳洲去，叫我們去住蒙古包，他說那個蒙古包很好用。他還叫我們去托鉢，我說師父，這裡都是洋人，怎麼去托鉢？老和尚怎麼跟我講？你只要發心去托鉢，沒有人供養，佛菩薩會變一個人來供養你，他這麼跟我講。老和尚講的有很多好的構想，但是後續的去落實就有差距。譬如說彌陀村，也是老和尚很好的構想，但

是後面接著照他這個理想去落實的人就接不上。

他提出出家人這個的確很好，我也是滿嚮往的，住茅蓬，我們吃飯就拿一個鉢去托鉢。我們道場的莊印師，他聽我這麼講，他真的就去住山上，他就去托鉢；不過他托鉢比較不如法，他是固定一家素食自助餐去托鉢。好幾天都沒洗澡，他背的那個就跟玄奘法師去取經那個有夠像，他上公車也背那一袋，然後就走路去我們附近的山上。我說你下雨怎麼辦？樹下一宿。他說下雨的時候就跑到附近人家的工寮，沒有人住的工寮，他就去避雨。我說那你洗澡？他說用乾洗。他也實驗了，我說不管怎麼說，你總是有踏出第一步，也是給我們做一個前面的示範，我是覺得很不錯。在大陸上，因為台灣住蒙古包，那個地區有颱風，遇到颱風季節就不行，大陸內地沒有颱風。然後就去托鉢，不要道場，這樣你很快會證阿羅漢。如果你搞個道場，我沒有騙你，真的就像老和尚講的，你出了一個小家，入了一個大家，柴米油鹽醬醋茶你樣樣要操心，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夠你煩的，真的。這是我的建議，給大家參考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